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宋文卷三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靈運小名客兒陳郡陽夏人晉車騎將軍玄孫襲封康樂公爲
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劉毅鎮姑孰曰爲撫軍記室參軍毅鎮江
陵又曰爲衛軍從事中郎毅誅武帝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
丞坐事免驃騎道憐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
軍諮議黃門侍郎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
左衛率免宋受禪降公爵爲侯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衛率
少帝卽位出爲永嘉太守文帝卽位徵爲祕書監遷侍中尋引
病東歸曰游宴免起爲臨川內史爲有司所糾興兵叛逸禽付
廣州元嘉十年於廣州棄市有晉書三十六卷集二十卷

怨曉月賦

臥洞房兮當何悅、滅華燭兮弄曉月、昨三五兮既滿、今二八兮將缺、浮雲襄兮收泛濫、明舒照兮殊皎潔、垢除兮鏡鑒、房穠兮澄徹、

藝文類聚一初
學記一御覽四

羅浮山賦 并序

客夜夢見延陵茅山在京之東南、明旦得洞經所載羅浮山事、云茅山是洞庭口、南通羅浮、正與夢中意相會、遂感而作羅浮山賦

曰、

若乃茅公之說、神化是悉、數非億度、道單愜愉、洞四有九、此惟其一、潛夜引輝、幽境朗日、故曰朱明之陽宮、耀真之陰室、洞穴之寶、衢、海靈之雲術、伊離情之易結、諒沈念之羅浮、發潛夢於永夜、若翹波而乘桴、越扶填之細漲、上增龍之合流、鼓蘭柁、呂水、櫓、杖、桂、策、呂山遊、

藝文類聚七、又略見北
堂書鈔一百五十八

儀表賦

見五嶺之東寫觀六水之南馳揮靈海之委輸孰石穴之永歸

音鈔一百五十八

若乃長山款跨外內垂隔下無伏流上無夾跡磨兔望岡而旋歸
鴻雁觀峯而反翮既陟麓而踐坂遂升降於山岬顧後路之傾嶮
眺前磴之絕岸看朝雲之抱岫聽夕流之注澗羅石碁布怪譎橫
越非山非阜如樓如闕斑采類繡明白若月蘿蔓絕禁苔衣流滑

藝文類聚八

長谿賦

潭結絲而澄清潮揚白而戴華飛急聲之瑟汨散輕文之澗羅始
鏡底已如玉終積岸而成沙

藝文類聚九

孝感賦

舉高橋於楊潭眇投迹於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洋干
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

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斲冰已餽鮮、萸菜葉於枯木、起春波於寒川、願微心之庸福、謝精靈於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

靡徹

蘇文強
聚二十

歸塗賦

并序

昔文章之士、多作行旅賦、或欣在觀國、或休在斥徒、或述職邦邑、或羈役戎陣、事由於外、興不自己、雖高才可推、求懷未愜、今量分告退、反身草澤、經塗履運、用感其心、賦曰、

承百世之慶靈、遇千載之優渥、匪康衢之難踐、諒跬步之易局、踐寒暑已推換、眷桑梓已緬邈、襁簪帶於窮城、反巾褐於空谷、果歸期於願言、獲素念於思樂、於是舟人告辦、佇楫在川、觀鳥候風、望景測圓、背海向嶽、乘潮傍山、悽悽送歸、愍愍告旋、時夏秋之杪節、天既高而物衰、雲上騰而雁翔、霜下淪而草腓、捨陰漠之舊浦、去陽景之芳林、承風而飄落、水鑿月而含輝、發青山之枉渚、逗白

岸之空亭、路威夷而詭狀、山側背而易形、停余舟而淹留、搜縉雲之遺迹、漾百里之清潭、見千仞之孤石、歷古今而長在、經盛衰而不易、藝文類聚二十七

感時賦

并序

夫逝物之感、有生所同、頽年致悲、時懼其速、豈能忘懷、乃作斯賦、相物類以追己、閔交臂之匪賒、揆大羣之或邁、指曉蟻於西河、鑒三命於子躬、恒行年之蹉跎、于鷓鴣之先號、挹芬芳而夙過、微靈芝之頰秀、追朝露其如何、雖發歎之早晏、諒大暮之同科、藝文類聚三十四

傷已賦

嗟夫、卜賞珍於連城、孫別駿於千里、彼珍駿已貽愛、此陋容其敢擬、丁曠代之澁惠、遭謬眷於君子、眺徂歲之驟經、觀芳春之每始、始春芳而羨物、終歲徂而感己、貌憔悴已衰形、意幽翳而苦心、出衾裯而載坐、闕澹慨已迴臨、望步檐而周流、眺幽閨之清陰、想輕

琴之往跡、冷和聲之餘音、播芬煙而不燠、張明鏡而不照、歌白華而絕曲、奏補生之促調、蘇文類聚二十七

逸民賦

上于天、唯舍唯用、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類、蕭條秋首、葺蕤春中、弄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已爲期、望繁外而延佇、蘇文類聚三十六

入道至人賦

爰有名外之至人、乃人道而館真、荒聰明已削智、遁支體已逃身、於是卜居千仞、左右窮懸、幽庭虛絕、荒帳成煙、水縱橫已觸石、日參差於雲中、飛英明於對漣、積氤氳而爲峯、推天地於一物、橫四海於寸心、超埃塵已貞觀、何落落此曾襟、蘇文類聚三十六

解縣賦

荷賞延之渥恩在弱齡而覃惠蒙聖達之眷顧得乘閑日沉泄雖
鐵羈之有名恒遊獎而匪滯解龜紐於城邑反褐衣於丘窟判人
事於一朝與世物乎長絕自牽綴於朱絲奄二九於斯年服纓佩
於兩官執鞭笏於宰蕃

藝文類聚
三十六

撰征賦

并序

蓋聞昏明殊位貞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
恆運剝喪易已橫流皇晉缺二河汾來遷吳楚敷歷九世年踰十

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積禍纏纒固已久矣
况迺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時來不
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宸表外清遐陬每已區宇
未統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
仰祇俯協順天從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已義熙十有二年
五月丁酉破戒九伐申命六軍治兵于京畿藝文類聚
次師于派
作京甸

上靈櫓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旂蔽日、別命羣帥、誨謨惠策、法奇於三略、義秘於六韜、所旨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靈始發、走鋌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去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於先雅、靡盬頓於征人、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遡溥泗、派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麻、於是采訪故老、尋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間、見作賦撰征、俾事遷謝、託此不朽、其詞曰、

系列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錫寶珪曰徽疆、歷尙代而平顯、降中葉曰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投前蹤曰永冀、省鞠賢曰遠傷、陰謀始

于蒼蔡違用舍於行藏。庶常善之罔棄。愆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
借煦。賞燭久而愈私。頽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引蔓頹於松
上。擢纖枝於蘭遠。施隆貸而有滉。報涓塵而無欺。歡太階之休明。
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
雅。逮於班書。戎鬪孔熾。是殛是誅。是已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
事於匈奴。然侵鑄至涇。自塞及平。闕郊何歎。缺四字慕攜王之

矯虔。階喪亂之末盪。竊彊秦之三輔。陷隆周之兩京。雄嶮灑。已制
險。據繞雷而作局。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太平之曠期。
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已顯。比火
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已貞觀。協五
材。傳作五才從而平分。時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陛之誠。一接於
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
旂。孤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返三翼。目魚鱉。襄兩

服已雁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蜀、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於洛水、就終古已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之恆情、動萬乘之幽思、歌零雨於幽風、興采薇於周詩、慶金甌之凱定、眷戎車之遷時、仙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已勞問、奉王命於河渭、夕飲餞已俶裝、旦出宿而言辭、宸旣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於庭階、冒沈雲之曖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滯而凝清、風矜籟已揚哀、情在本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已就道、苦憂來其城、願爾乃經維、門啟浮梁、眺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素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流、庶萌分拆、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尼、元誼德已膺、綵華回光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已消逆、簡文思已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捨己已杖賢、亦臨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逝

王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纏疊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蹶於百里，賴英謨之經營，弘兼濟已忘己。主寰內而緩戾，滄海外已濟淳。至如昏蔽蔽景，鼎維傾基，黍離有歎，鴻雁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滋積蠶之穢氛，啟披陰之光暉。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依。務役簡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缺六字

埽逋醜於漢渚，滌僭

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要淋而思避，拔冠弁而來皮。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已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已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匪三世而國盛，歷五僞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膏亡而齒寒。載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眾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曰誨情，樹襄陽曰作藩。拾建業

其如遺、汭萬里而誰繼、疾魯荒之設、儼惡京陵之諧言、責當朝之
憚、貶對曩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勅而國圯、彼問鼎而何
隨、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美、或卷舒已愚智、
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已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
正情而喪已、薄四望而尤眚、歎王路之中、鯁螽於越之妖燼、敢凌
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荆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
於宮省、於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墉
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眾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
轡待機、追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已清晏、
撤多壘而監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豎之無君、踐掖庭已幽辱、凌
祕社而火焚、賂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使、功無
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樓於吳餘、迹階屺而不見、橫榛卉
已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

山樞弔僞孫於徐首率君臣呂奉盪時運師呂伐罪偏投書於武
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呂振綱誠鉅平之先覺貫中興之後祥
據左史之攸微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青始知遇雄之無謀朕
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沔臨浙河而東浮鼓連
弩於川上俟蛟龍於中流爰薄方輿乃屈歐陽人夫江都之域次
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沂江流之湯湯游赤圻呂經復越二
門而起漲眷北路呂輿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
由盤曲水激灑而駭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
難濯羨輕飭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願微躬而緬
逸於是抑懷蕩慮揚摧易難利涉已吉天險已艱于敵伊阻在國
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
愧心於千魂登高堞目詳覽知吳淠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
后之賊聖藉鹽鐵之殷阜臨淮楚之矜輕盛几杖而弭心怒抵局

而遂爭忿爰益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
陵正褒漢藩之治民竝訪賢已昭明侯文辭其誰在曰鄒陽與枚
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敷高才於免囚雖正言而免刑
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粹容遵絳掖於前躡對
園固而不剛下帷幙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駭遭弘偃之雙隱恨有
道之無時步險塗已側足開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塵自皇運
之都東始昌業已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
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已垂世嗟在嗣而覆旂德非陟而繼
宰聲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
紹素履之落繖民志應而願稅國屯難而思撫臂乘舟之待楫象
提釣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已操四維復
先陵而清舊宇徂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子惜圖南之啟運恨
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已憩脰貫射陽而望邗溝濟

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陀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過。而芄野兮悲
橋梓。迴急流兮苦磧沙。望千里而無山。紉百谷而有屑。破宿莽已
迷徑。覩生煙而知墟。缺六字

土實長歎於荒餘。缺四字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留雲之崔嵬。

聆悲韻之掩扇。彌晝夜以滯淫。怨離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

明光於躋月。眷轉篷之辭根。悼朔雁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

心其可說。

黃文類聚作而可歌

問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輿後。感曰歸於采

薇。子來思於雨雪。豈初征之懼對。冀鵲鳴之在垤。缺四字

缺四字

踰宿

鴛。吾權於邳鄉。奚車正已事夏。地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廁

踐土之一匡。嗟伸幾之寵侮。遂捨存已徵亡。喜辭宰之善對。美士

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溯。原入跨之達取。侯遭時

已遠。圖捨西楚。已擇木。迨南漢。已定謀。亂孟津而魏滅。攀井陘而

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觀讓通而告狶。曷始智而終

愚迄沂上而停柩登高坻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
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何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槩於貞吝始
熙績於武關率敷功於皇盾處夷險已解挫弘憂虞已時順矜若
華之翳翳哀飛驂之落駘傷粒食而興念眷逸調而思振戾臣山
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熾餘焱於海濱馳給雅於
淮曲暴鯁孤於泗滄託末命依二雲冀靈武之北關惟授首之在
晨當盛暑而選徒肅殿威已振響漸溫澤而沾腴既雲撒於胸城
遂席卷於齊都襲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孚傷炎季之崩弛長
逆布已滔天假父子已詐愛借兄弟已偽恩相魏武已譎狂允謨
奮於東藩俘未謀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貞收於前說證所作
於舊徐吟泗川之浮磬瓶夷水之蠟珠草漸苞於熾壤樹孤幹於
嶧隅慨禹迹於尙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
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巖壁之何峯投呂縣之迅梁

想蹈水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啟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
苟然於迂論。聆萬言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致漚息轡。
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推駮。慨舟壑之遷遷。謂徂歲
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峻明以
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旣底於國難。庶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
教。民謠詠於程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
瀉雲網於所禁。驅黔萌以蘊崇。取園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
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扇。覆譙頰其誰任。世闕才而貽亂。時得
賢而興治。救祖考之邦壞。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犒師
之通識。追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聘神鋒於
雲旒。驅斥澤而風靡。蹶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
帶。旣起黜於肥六。又作鎮於彭浦。晏皇圖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
掃東齊而已盜。指西嶠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寔大業之興廢。心

無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佞奉宏勳而是稅捐七
州已爰來歸五湖已投袂屈盛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載
於宋讎探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鄒憑威於南荆故反師於
曹門將已塞於夷陵納五叛已長寇伐三邑已侵彭美西錮之忠
蘇快韓厥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瀟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
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例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颯起於勾越中
電激於衝關興偏慮於攸吝忘卽易於所難忌陳錦而莫照思反
鄉而有歎且夫殺義害嬰而悞豐疑縲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
而愈阻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驩以發憤傷虞妹於末詞陟亞父之
故壘諒謀始之非託遭衰嬴之崩網值威災之結縲迄皓首於阜
陵猶謬覺於然諾視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
故自同於狙僂發汴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觀終古之幽憤懷
元王之冲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括心於道肆學浮丘已就德友三

儒曰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撥楚族之休嬰。傳芳素於來祀，強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曰辭烟。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曰安身。駿絕才曰喪己，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墜。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茂柯，芳蔭飾萌。麥萋萋於旄上，柳依依於高城。相雕鳩之集河，觀鳴鹿之食萍。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謫愁衿兮鑑賊顏。愁盈根而蘊際，賊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屋，周雙七於此季。陶逸豫於京甸，遠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修檣而流邁。願關鄴之遺清，遲華鑿之凱旋。穆湄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獲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曰終稔，亦拙者之政焉。

宋書謝靈運傳又略
見藝文類聚五十九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學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終

全宋文卷三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山居賦 有序并自注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引理推。言心也。黃屋賈不殊於汾陽。卽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自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已則。文體宜兼。已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逸已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豔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

謝子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

物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
 之館衛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
 御粒願追松已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已免憂判身名之有
 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理已相
 得為適
 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已為笑係權亦謂周喻公瑾與孤意合夫
 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
 雲放勛不曰天基為所樂古合宮衛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
 所居之文成張良御粒禁入關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
 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賢既僅榮素故身名有刊也牽犬李斯若
 之歎聽鶴陸機顧成權眾大敗後云思問華亭鶴喚不可復得若
 夫巢穴已風露貽患則大壯已棟宇祛弊宮室已瑤琤致美則白
 黃已丘園殊世惟上缺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市朝而寒暑
 均和雖是築構而傷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
 曰宮室上棟下宇已蔽風雨蓋取諸
 大壯琤室自是素故曰白黃最是上爻也此室世異矣謂巖壑道
 深於上園而不為巢穴斯免缺得暑寒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
 朝市云云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邛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
 周員銅陵之臭卓氏充鉞規之端金谷之麗后子致音徵之觀徒

形域之蒼蔚惜事異於栢盤至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

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遜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

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水之畔漣池自

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山託崇岫已為宅園茂林百

為際謂二家山居不得同員之美揚雄蜀郡賦云網陵衍卓王孫

採山鑄銅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楊雄方言梁

益之間裁木為器日瓜裂帛為衣日觀金谷石季倫之別處在河

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唯其鎮下邳時遊賦詩一代盛集謂

三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栢盤之意也鳳臺泰穆公時秦女所居

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楚

之雲夢大中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荆臺之上前

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濟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

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馮相如云秋田乎

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為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

竹園在洪水之澳詩人所載栢林蜀之園林楊子雲蜀都賦亦云

橘林左太湖謂戶有栢袖之園長洲吳之苑園左亦謂長洲之茂

苑因江海洲渚已為苑園缺六字故表此園之珍靜干

乘豔嬉之所非幽人到止之鄉且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織而理默

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

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

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

是便求解駕東歸已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仰前哲
心故送神麗之所召申高棲之志經始山川實基於此

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已宴息保自事已乘閑愧班生之

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出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

遊棲清曠於山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

此二其所處班固本不染世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日晚

研想遲二人更召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若日與知遊

別故曰謝平生就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江而山背阜東阻西

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縣聯邪互側直齊平枝乘日左江右湖其

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

與之同兩山嶽形勢池城所無也往渚還江謂四面有水而山背

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近

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迂回處謂之邪互平正處謂之側直

東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塚石滂閔嗣黃竹泱飛泉於百仞森

高薄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派深毳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

之天下處竝有名山川兩谿南谷分流谷谿水映入田口西谿水

出始寧縣西谷谿是近山之最髙峯者西谿便是之昔入西谿

之裏得石塚石為阻故謂為塚石滂在西谿之裏從縣南入九

里兩面峻峭數十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燈十數里皆飛流

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間列在石傍之東谿近南則會曰雙流蔡曰

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岫聚傷薄於西阨拂青林

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日排沙積岸

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貌狀也崿者謂岡江岑在其山若之積界

有石跳出將溯江中行若莫不駭懷繁者是縣故前之所存江之

口口川策石竟著並近西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窺習孤

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臨江竹綠滄曰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柯曰起

風揚中元資竝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

故曰照湖而映紅會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竝臨江近北

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脩隄之逶迤吐泉

流之浩濞山巖下而同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

習周同在坊西北邊浦出江竝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池湖經始處所猶在兩習皆

長溪外習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習亦隔一山出新塚橫山野舍

之北而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窾甚遠故曰泉

流常石磯故曰下巖而河澤裏習沒石數里水從上過

四明五輿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渡石橋之莓苔越

猶谿之紆縈

天台樹栢七縣除地南帶海二山四明五輿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二山之流非百菜

氏陳氏各有一輿皆相倚角故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橋亦是霄雲之流云此諸山並見

南則松篁樓雞唐感漫石崢嶸對嶺絕孟分隔入極浦而迴回迷

不知其所適上嶽寄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樓雞在保口之上別浦入其中調同甚深

四山之裏松篁在樓雞之上綠江唐嶼入太平水路上有濤市數百丈漫石在唐嶼下

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鳥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稱遠望絕山甚奇謂白燦尖者最高下有良田

王敬弘經始情舍於濟道人在五山名曰五球等皆之嚶田清溪秀竹迴閣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脚傍茂林迷不知所通

嶽寄深沈處處遠西則使四十三字皆然不但一處

遠北則長江水鹹巨海延納崐派緬嶼島嶼綢沓山縱橫百布

護水迴沈而滌池信荒極之綿取究風波之聯合江從山止流窮上虞界謂之三

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爲百谷王曰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爲崑崙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漲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縱橫無常於一處過沈相案授也大荒東徒觀其南術之

生巖

成衍

岸側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

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蕪始迅轉而

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

右術

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豁窮四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別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旧生機勇門沿南上便大開故曰成衍岸高則深潛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曰瘳病太子國之儲嗣故曰楚薰河靈河爾其舊居曩宅作居河所謂河靈權於海若學見莊周秋水篇

今園粉

樞向援基井具存曲衛周平前後直陌轟其東西豈

伊臨谿而湧泓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實茲境之最然葺

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傲南戶已對遠嶺闢東窗已臨近田

田連岡而盈峙嶺枕水而通阡

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臨田兼見江山之美三間故謂之駢梁

門前一棟枕巖上存江之嶺南對江
上遠嶺此二嶺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陸時交經導渠引

流脉散溝并蔚蔚豐秋苾苾香杭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

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藝遞孰供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

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

命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緬邈

水區潛潭澗而竅竅除菰洲之紆餘誌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

徂風生浪於蘭渚口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泚取水月之歡娛

且延陰而物清夕棲芬而氣敷願情交之永絕覲雲客之暫如此

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身一耳諸湖出源入湖故水草則

日浴潭湖湖長是引竅竅除菰日作洲言所引紆餘也

萍藻蒹葭萑蒲芹蓀蕪菰蘋藻菰荇菱蓮雖備物之備美獨扶渠

之華蘼播絲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緝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容之

易闕必充給而後寒豈蕙草之空殘卷破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

歎秦箏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琴山離騷歌弦是宋菱歌

蓮奈等俗兼流篇唐上奈蒲生詩皆然物致
賦魚藻類繁若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其致
本草所載山澤不一

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華九實二冬竝稱而殊性三建

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菡林蘭近雪而揚猗卷柏萬代而不

須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蕩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而增

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

故曰別悉參核者雙核桃杏仁也六根者荷七根五蒲根荷根野

葛根根也五華皆華元華羅華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

青槐實拍實兔絲實女貞實蛇床實蔓荆實蓼實

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草林蘭支子卷柏伏

苓竝皆仙物凡此眾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

各彙既脩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蒼蔚露夕沾而悽陰風朝振而清

氣捎玄雲已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之所遺

企山揚之游踐遲鷺鷺之棲託憶崑園之悲調案初學記二十八

作慨伶倫之哀箏衛女行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一者

一者箏箭細葉四苦青苦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

中已爲宅拔石竹木科葢大呂充屋據巨者箏挺之屬細者無箏

諒不遠之在斯。撫鷓鴣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人種皆是魚鼈之具，自少不殺至乎。

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水邊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窮，輪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生好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祗悔厥。乘此得曰：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鷓鴣鳥舞而不下。今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無苦彼之心，各覩豫於林池也。

聚落羶膻，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貨

已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

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恆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

肩，庶燈王之贈麻，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塔是墟，邑謂歌哭，詳說有諸誼，諱不及山野，爲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說，此道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處，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耨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菴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燈，王香積事出雜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湖水，涉登嶺山，盟則可待，爲己之日用也。

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

非窮非欲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而
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俯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
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良謝麗以
於郊廡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曰抱樸果甘露於道場云何靈略躬自嚴行
備諸苦辛也器其後短無假於通筮貧者既不曰麗爲美所己即
安茅茨而已足曰謝却郭郭而殊城術然清虛良實實是得道之所
也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
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己其夢撫六度己取道乘恬知己寂
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己冥期賈西方之潛兆雖一日己千載
猶恨相遇之不早謂其降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
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
石門瀑布中路高樓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
之欣實曰一日爲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
千載會慨恨不早

上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曰類形羨蟬蛻
之匪日撫雲倪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

至道且緬絕於世纒指松菌而興言良未齊於殤豉

此一章紋仙學若雖未及

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馮明生師二事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已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類形也其周云和曰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山作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生力之松菌殤豉選然有間也

水役不巳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

篁斃窮于谷揚勝所拮秋冬福獲野有蔓草獵涉萸莢亦醞山清

介爾景福苦已朮成甘已播熟慕堪高林剝枝巖椒掘蒨陽崖擿

擿陰標晝見舉菜宵見索絢芟蕪翦蒲已薦已焚既坻既坻品收

不一其夾或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撲栗備物爲繁略載靡悉

章謂是山作及水役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揚楊桃也

山開謂之木子蕭音覆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蓂及蕝瓠涉字

出爾雅朮朮酒味苦齋齋酒味甘藟至美兼已療病檮初穢核朮

希痰冷堪音甚味似菘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恭菠音及採已

爲紙荷音仿採已爲藜擿音形採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
引爲飲採蜜撲栗各隨其月也瞻雲方知厥所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嶠阻絕南山則夾
水道通耳穀風驟雲然後方知其處所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嶽羣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

陸成其坂，眾流溉灌，已環近。諸堤擁抑，已接遠。遠堤兼阻，近流開
瀦，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而，枉渚員彎，呈美表趣，胡可勝單。
抗北頂，已葺館，殷南峯，已啟軒，羅留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
丹霞，已積楫，附碧雲，已翠椽，視斧星之備馳，願之未牽，鷓鴣
鸞翥而莫及，何但鷲雀之翩翾，沈泉傍出，潺湲於東櫺，桀壁對峙，
硿礧於西霤，修竹葳蕤，已翳薈，灌木森沈，已蒙茂，蘿蔓延，已攀援，
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岷岫，夏涼寒煖，隨
時取適，階基回互，檝橋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適卽回眺，終歲
罔斲，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邈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
霓，南山是間，創卜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互田野，或
寬，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綠，彫彌阜橫波，
疏石側道，飛流已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處，自西山開道，迄
下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郭青翠，相接雲烟，香路殆無倪際，
從徑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南，池東南，皆別載其
事，絲路初入，行於竹，適半路，隔山竹，渠瀾既入，東南竹山，渠展轉
南，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爲郭，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
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杖壑，下則清川如鏡，傾柯盤石，被嶼映渚，西

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衝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峯俯鏡睿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綠崖下若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止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湖交過水石林竹之美巖岫巖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網遞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備編

為異因曰小湖鄰於其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沈澁異形首誌終觀也

肥別有山水路迤緜歸丸溢肥皆足泉名事見於求歸其路迤

界北山棧道傾厥登閣連卷復有水逕緣繞回圓瀾瀾平湖泓泓

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

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已積上峯倚渚已起阜石傾

瀾而稍巖木映波而結蔕逕南濟已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

故悉晨暮託星宿已知左右在反經過自非巖剛便是山川湖石

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牘山匪阻而是岫川有清

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瀾而下谷淵轉渚而散芳岸靡沙而

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而陰則

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已隱嶙、舉峰則羣竦、已嶻嶭、浮泉飛流

已寫空、沈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成、善殊節而俱悅、土出

曰、山有林、曰岫、此章謂山川、限美亦不必、春秋有往、朝夕須資、

有敬、總敘其最居山之役、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往、朝夕須資、

既耕已飯、亦桑負衣、菽菜當食、採藥救頽、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

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謂、揚較已振、且列

於言、誠特此推、謂寒作編、雖暑待、編俗朝夕、餐飲設此、諸業已待、

於焉、講放生、研書敷文、皆其所好、粹非有揚、較班固亦、北山二園、

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為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

南山三苑、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俟晚、猗蔚溪淵、森

疏崖、獻杏壇、椽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梁棗殊所、枇杷林、檜帶谷

映浴、樵梅流芬於回巒、榭柿被實於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

園、揚雄蜀都賦云、楸林左、大冲亦云、戶有楸、楸之園、槐李、畦、町、所、

所植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淮頌、請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

藝、合菜、藉芳、蓼、葍、藜、薺、葑、菲、蘇、薑、絲、葵、春、節、已、懷、露、白、蕤、感、時、而

負、霜、寒、忽、標、倩、已、陵、陰、春、葦、吐、蒼、已、近、陽、詩、菲、見、詩、抽、舟、中、管、子、

開云寒慈延固遊旅自供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恆顏齡易喪撫髮生悲視顏自傷承

清府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

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撫曾嶺之細辛拔幽淵之溪蓀訪鍾乳

於洞穴說丹陽於紅泉此皆往年之藥即近山之安居二時冬夏

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華雲裂流香飛

越折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

啟善趣於南俱歸清暘於北機非獨懶於子情涼僉感於君子山

中兮清寂羣紛兮自絕別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怪屏面

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封陰兮霜雪暢曾臺兮陟雲根坐湖下兮

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眾僧冬夏二時坐講之安

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講乘此之心可

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接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處兼

有林木可隨寒暑恆好生之篤已我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惟分

得清和君為適也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闕漾水

案宋書
口作差

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端，擢騰翰之頽頽，視鼓鼙之往還，馳騁者
儼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已我而觀，便可知彼
之萌，各景罷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
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
云：馳騁淵獵，令人心發狂猜，害者既已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
可得，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啟滕剖衮，見柱下之經，二觀
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積於道術，詹夫六藝，已宣聖教，
九流，已判賢徒，國史已載前紀，家傳已申世模，篇章已陳美刺，論
難已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筮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筭數律厓之書，
或平生之所流覽，竝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
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情，柏滕者，金滕之流
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已
往皆是聖人之 伊昔韶鮪，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已言
教，爾往者所秉，志賦已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樓，彌歷年紀，
幸多暇日，目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
謂少好文章
及山樓已來
別緣既開，華慮文沐，已盡暇日之，若乃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
適便所得，通神會性，已永終朝。

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管忌下衰之在旃投
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遁音於箕山愚假
駒已表谷消隱巖已塞芳

缺十七字

萊庇蒙已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復茂而敷詞

缺五字

鄭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

高居唐而胥宇臺

依崖而穴堦咸自得已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非子云謂之不善持生

又云養生有無崖連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皇下衰資
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
山堯曰天下讓而不取恩公居于駒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
子隱於岩山好術亦告伯陽琴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若環
巖之山楚狂接輿楚王問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游諸名山在
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嚴接輿侯勞之間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
人無鬼問君細嗜欲屏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芋栗老萊子耕於
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織畚為業四節避秦亂入商
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傾公卿大事
弟子別於山剛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自娛後復
入會稽山臺孝戚居武安山下依崖為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
西唐山從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
容自娛也

之靡端，豈足迹之所踐。繡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已
停筆，抑淺知而絕簡。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
夫此旨也。宋書謝靈運傳載文類聚六十四

江妃賦

招魂定情，浴神清思。覃曩日之敷陳，盡古來之妍媚。矧今日之逢

逆，邁前世之靈異。小腰微骨，朱衣皓齒。縣視騰采，靡膚膩理。姿非

定容，服無常度。兩宜歡翠，俱適華素。于時升初學記月隱山，落日

映嶼，收霞斂色。迴飄拂渚，每馳情於晨暮。矧良遇之莫敘，投明珠

初學記作珠。已申贈，覲色授而魂與。嗟佳人之眇遇，眺霄際而告語。懼

展愛之未期，抑傾念而豐仁。天台二娥，宮亭雙媛。青衿神接，紫衣

彤見。或飄翰凌煙，或潛泳浮海。萬里俄頃，寸陰未改。事雖假於雲

物，心常得於無待。況分岫湘岸，延情蒼陰。隔山川之表裏，判天地

之浮沈。承嘉約于往昔，寧更貳於在今。儻借訪於交甫，知斯言之

可謔蘭音未吐紅顏若暉留眄光溢動袂芳菲散雲轡之絡驛案
靈輜而徘徊建羽旌而逶迤奏清管之依微慮一別之長絕眇天
末而永遠

魏文類聚七十九初學記
十九御覽二百八十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閣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靈運

謝封康樂侯表

昔強氏暴虐，恃僭歷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汲西河，傾覆南漢，凌籍紀郢，跨越淮泗，於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誦，威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均，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微分虎，鉏龜復顯，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膺永維，先蹤遠感，崩結豈臣，庭弱所當，忝承臣間，至公無私，甄善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侔，是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榮渥，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

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蘇文類聚
五十一

詣闕自理表

臣自抱疾歸山於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於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顛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噉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出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衛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凱雖日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曰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誣聖賢不免然致誦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劔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譽今影迹無端假誦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

省不疾而抱理莫申是日率曳疾病束骸歸歎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而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

宋書謝靈運傳

上書勸伐河北

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壘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竝非其本且邊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囚朔漠絳河三千翻爲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爲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未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旣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

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計大城，欲爲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耀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變，忽值新起之眾，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爲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曰兼弱爲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曰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興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曰謀。昔魏氏之疆，平定荆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堯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饑渴。注心南雲，爲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爾弗乘，後則未兆。卽日府

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爲易。則在
得時。器械旣充。眾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
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
引源。桑麻蔽野。疆富之實。昭然可知。爲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
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
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
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
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
龜錯興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爲賒矣。晉武中主耳。
值孫皓虐亂。天祚其德。亦出鉅平奉策。苟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
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
共素。風俱舉。協呂宰輔賢明。諸王美合。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
或遠命。亦同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

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觀岱宗之封雖
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自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
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味
死已聞宋書謝靈運傳

與廬陵王義真牋

會境既豐山水是已江左嘉遁竝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
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涓
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浙河之外栖
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
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南史作介有目相存真可謂千載
盛美也宋書王弘之傳又南史二十四

與弟書

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

遂書突星漸於仄

荅弟書

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蠲不如鄞縣，車蓋亦不如北海。御覽九百四十二

荅范光祿書

辱告慰，企晚寒體中勝常，靈運脚諸疾比春更甚憂慮，故人有情，信如來告，企詠之結，實成飢渴，山澗幽阻，音塵闕絕，忽見諸讚，欣慰良多，可謂俗外之詠，尋覽三復，味飭增懷，輒奉和如別，雖辭不足觀，然意寄盡此，從弟惠連，後進文悟，衰宗之美，亦有一首，竝呈遠呈。

承祇洎法業日茂，隨喜何極，六梁徽緣，彌望不絕，卽時經始招提，在所住山南，南檐臨澗，北戶背巖，曰此息心，當無所忝邪，平生繩然，臨紙累歎，故惜爲先，繼曰音告，儻值行李，輒復承問。並廣弘明集十五

荅王衛軍問辨宗論書

靈運白、一悟理質、已經識、可謂俗文之談、然書不盡意、亦前世格
言、幽僻無事、聊與同行道人、共求其衷、猥辱高難、詞微理析、莫不
精究、尋覽彌且、欣若暫對、輒復更伸前論、雖不辨酬釋來問、且已
示懷耳、海嶠阻迥、披示無期、臨白增懷、眷歎良深、靈運再拜、廣弘明集

八十

荅綱琳二法師書

披覽雙難、欣若暫對、藻豐論博、蔚然滿目、可謂勝人之口、然未厭
於心、聊伸前意、無由言對、執筆長懷、謝靈運和南、廣弘明集十八

晉書武帝紀論

世祖受命、禎祥屢臻、奇慝不作、萬國欣戴、遠至近安、足曰彰天啟
其運、民樂其功矣、反古之道、當曰美事爲先、今五等罔弼、勿由王
制、反諸禮律、未能是正、而采擇嬪媛、不徇華門者、昔武王伐紂、歸
傾宮之女、不可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妓五千、是同皓之弊、

婦人之封六國亂政如追贈外曾祖母違古之道凡此非事竝見前書誠有玷於微猷史氏所不敢蔽也

御覽九十六

辨宗論

同游諸道人竝業心神道求解言外余枕疾務寡頗多暇日聊申繇來之意庶定求宗之悟釋氏之論聖道雖遠積學能至累盡盤生不應漸悟孔氏之論聖道既妙雖顏殆庶體無鑿周理歸一極有新論道士曰爲寂鑿微妙不容階級積學無限何爲自絕今去釋氏之漸悟而取其能至去孔氏之殆庶而取其一極一極異漸悟能至非殆庶故理之所去雖合各取然其離孔釋遠矣余謂二談救物之言道家之唱得意之說敢曰折中自許竊謂新論爲然聊荅下意遲有所悟

已下並廣弘明集十八

荅法勛問

法勛問敬覽清論明宗極雖微而一悟頓了雖欣新剖竊有所疑

夫明達者曰體理絕欲悠悠者曰迷惑嬰累絕欲本平見理嬰累
繇於乖宗何曰言之經云新學者離般若便如失明者無導是爲
懷理蕩患於茲顯矣若涉求未漸於大宗希仰猶累於塵垢則永
劫劬勞期果緬邈既懷猶豫伏遲嘉訓初答道與俗反理不相關
故因權曰通之權雖是假旨在非假智雖是真能爲非真非真不
傷真本在於濟物非假不遂假濟物則反本如此之劫無空勤期
果有如彼且

助再問案論孔釋其道既同救物之假亦不容異而神道之域雖
賢也孔子所不誨實相之妙雖愚也釋氏所必教然則二聖建言
何乖背之甚哉再答二教不同者隨方應物所化地異也大而按
之華民易於見理難於受教故閉其累學而開其一極夷人易於
受教難於見理故閉其頓了而開其漸悟漸悟雖可至昧頓了之
實一極雖知寄絕累學之冀良由華人悟理無漸而誣道無學夷

人悟理有學而誣道有漸是故權實雖同其用各異昔向子期曰
儒道爲壹應吉甫謂孔老可齊皆欲窺宗而況眞實者乎

助三問重尋答曰華夷有險易之性故二聖敷異同之教重方附
俗可謂美矣然淵極則鑿作則於上愚民蒙昧伏從於下故作則
宜審其政伏從必是其宗令孔廢聖學之路而擇間漸悟之逕荅
蹶既已紛錯羣黎何由歸眞三荅冬夏異性資春秋爲始末晝夜
殊用緣辰暮日往復況至精之理豈可運接至粗之人是故傍漸
悟者所曰密造頓解倚孔攸者所曰潛成學聖學聖不出六經六
經而得頓解不見三藏而曰三藏果荅蹶歷然何疑紛錯魚兔既
獲羣黎曰濟

一 荅僧維問

僧維問承新論法師曰宗極微妙不容階級使夫學者窮有之極
自然之無有若符契何須言無也若資無曰盡有者焉得不謂之

漸悟邪。初荅夫累既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累盡則無，誠如符契，將除其累，要須傍教。在有之時，學而非悟，悟在有表，託學曰至，但階級教愚之談，一悟得意之論矣。

維再問論云：悟在有表，得不曰漸，使夫涉學希宗，當日進其明，不若使明不日進，與不言同。若日進其明者，得非漸悟乎？再荅夫明非漸至，信由教發，何曰言之出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然向道善心起，損累出垢伏，伏侶無同，善侶惡乖，此所務不俱非，心本無累，至夫一悟，萬滯同盡耳。

維三問荅云：由教而信，則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則無入照之分。夫尊教而推宗者，雖不未用，當推之時，豈可不整令無邪？若許其整合，猶自賢於不合，非漸如何？三荅：整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今豈可曰假知之慙，而侵常知之真哉？今整合賢於不合，誠如來言，痛有微證。臣諫莊王之善，物除於己，故理為情。

先及納夏姬之時、已交於物、故情居理上、情理雲互、物已相傾、亦中智之率任也、若曰諫曰爲悟、豈容納時之惑邪、且南爲聖也、北爲愚也、背北向南、非停北之謂、向南背北、非至南之稱、然向南可曰至南、背北非是停北、非是停北、故愚可去矣、可曰至南、故悟可得矣、

答慧麟問

慧麟演僧維問、當假知之壹合、與真知同異、初答與真知異、驥再問、曰何爲異、再答、假知者累伏、故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真知者照寂、故理常爲用、用常在理、故永爲真知、

驥三問、累不自除、故求理、曰除累、今假知之一合、理實在心、在心而累不去、將何曰去之乎、三答、累起因心、心觸成累、累恆觸者、心日昏、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然滅之時、在累伏之後也、伏累滅累、貌同實異、不可不察、滅累之體、物我同忘、有無壹

觀伏累之狀。他己異情。空實殊見。珠寶空異己。他者入於滯矣。豈無有同我物者。出於照也。

答驥維問

驥維問。三世長於百年。三千廣於赤縣。四部多於戶口。七寶妙於不沙。此亦方有大小。故化有遠近。得不謂之然乎。初答。事理不同。恆成四端。自有小大。各得其宜。亦有賢愚。違方而處。所謂世同時異物。是人非。譬割雞之政。亦有牛刀。佩璽而聽。豈皆唐虞。今謂言游體盡於武城。長世皆覃於天下。未之間也。且俱稱妙覺。而國土精粗。不可曰精粗。國土而言聖有優劣。景迹之應。本非所徵矣。維再問。論曰。或道廣而事狹。或事是而人非。今不可曰事之大小。而格道之粗妙。誠哉斯言。但所疑不在此耳。設令周孔實未盡極。己之應世。故自居宗。此自是世去聖遠。未足明極。夫降妙數階。已接羣粗。則粗者所不測。然數階之妙。非極妙之謂。推此而言。撫世

者於粗爲妙、然於妙猶粗矣。曰：妙求粗則無往不盡，曰：粗求妙則莫覩其源，無往不盡，故謂之窮理。莫覩其源，故仰之彌高。今豈可就顏氏所崇而同之極妙邪？再答：今不藉顏所推而謂之爲極，但謂顏爲庶幾，則孔知幾矣。且許禹昌言：孔非本談，曰：堯則天，體無是，同同體至極，豈計有之小大邪？

維三問，凡世人所不測，而又昌言者，皆可曰爲聖邪？三答：夫昌言賢者，尙許其賢，昌言聖者，豈得反非聖邪？日用不知，百姓之迷蒙，唯佛究盡，實相之崇高，今欲曰：崇高之相，而令迷蒙所知，未之有也。苟所不知，焉得不曰昌言爲信？既曰：釋昌爲是，何曰：孔昌爲非邪？

答法綱問

竺法綱問：敬披高論，探研宗極，妙判權實，存旨儒道，遺教孔釋，昌言折中，允然新論，可謂激流導源，瑩拂發揮矣。詳復答助維之問。

或謂因權曰通爲學而非悟爾爲玄句徒設無關於胸情焉竊所未安何曰言之夫道形天隔幾二險絕學不漸宗曾無髣髴馳騁有端思不出位神崖曷由而登機峯何從而超哉若勤務於有而坐體於無者譬猶揮豪鍾張之則功侔羿養之能不然明矣蓋同有非甚礙尙不可曰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曰相通者邪又云累旣未盡無不可得盡累之弊始可得無耳論曰夫膏肓大道摧轉玄路莫尙於封有之累也蓋有不能祛有祛有者必無未有先盡有累然後得無也就如所言累盡則無爾爲累之自去實不無待實不無待則不能不無故無無貴矣如彼重關自喻無假火日無假火日則不能不設亦明無尙焉落等級而奇頓悟將於是乎躓矣暇任之餘幸思嘉釋答曰來難云同有非甚礙尙不可曰翫此而善彼豈況乎有無之至背而反得曰相通者邪此是拘於所習曰生此疑耳夫專翫筆札者自可不工於弧矢

瓜矢既工復截筆札者何爲不兼哉若封有而不向宗自是封者之失造無而去滯何爲不可得背借不兼之有曰詰能兼之無非惟鍾胡愧射於更李羿養慙書於羅趙觸類之蹶始克巧歷之歎今請循其本夫慙無曰伏有伏久則有忘伏時不能知知則不復辨是曰坐忘日損之談近出老莊數緣而滅經有舊說如此豈累之自去實無之所濟且明爲晦新功在火日但火日不稱功於幽聞般若不言惠於愚蠢耳推此而往詎俟多云

答慧琳問

釋慧琳問云三復精議辨愷二家斟酌儒道實有懷於論矣至於去釋漸悟遺孔殆庶蒙竊惑焉釋云有漸故是自形者有漸孔之無漸亦是自道者無漸何曰知其然邪中人可曰語上久習可曰移性孔氏之訓也一合於道場非十地之所階釋家之唱也如此漸絕文論二聖詳言豈獨夷東於敘華拘於理將恐斥離之辨辭

長於新論乎。助道人難云。絕欲由於體理。當謂日損者。曰理自悟也。論曰。道與俗反。本不相關。故因權曰通之物。濟則反本。問曰。權之所假。習心者。亦終曰爲慮乎。爲曉悟之日。與經之空理。都自反邪。若其未肯空談。翻爲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不答維驤。假知中殊爲藻豔。但與立論有違。假者曰。旋迷喪理。不曰鑽火致惑。苟南向可曰造越。背北可曰棄燕。信燕北越南矣。慮空可曰洗心。捐有可曰祛累。亦有愚而空聖矣。如此但當勤般。若曰。日忘。瞻郢路而驟進。復何憂於失所乎。將恐一悟之唱。更躡於南北之譬邪。荅曰。孔雖曰。語上而云聖。無階級。釋雖曰。一合而云物。有佛性。物有佛性。其道有歸。所疑者。漸放聖無階級。其理可貴。所疑者。殆庶豈二聖異途。將地使之然。斥離之歎。始是有在。辭長之論。無乃角弓邪。雖云。若其永背空談。翻與末說。若始終相扶。可循教而至。可謂公孫之辭。辨者之圖矣。夫智爲權本。權爲智用。今取聖之意。

則智卽經之辭則權傍權已爲檢故三乘咸躡筌旣意已歸宗故般若爲魚兔良民多愚也故教迂矣若人皆得意亦何貴於攝悟假知之論旨明在有者能爲達理之諫是爲交賒相傾非悟道之謂與其立論有何相違燕北越南有恩空聖其理旣當願獲於心矣若勤者日忘瞻者驟進亦實如來言但勤未是得瞻未是至當其此時可謂向宗旣得旣至可謂一悟將無同轡來馳而云異轍邪並廣弘明集十八

荅王衛軍問

論曰由教而信有日進之功非漸所明無人照之分問曰由教而信而無入照之分則是闕信聖人若闕信聖人理不關心政可無非聖之尤何由有日進之功荅曰顏子體二未及於照則向善已上莫非闕信但放有可由之理我有求理之志故曰闕心賜已之二回曰之士豈直免尤而已實有日進之功

論曰暫者假也、真者常也、假知無常、常知無假、又曰假知累伏、理暫爲用、用暫在理、不恆其知、問曰暫知爲假、知者則非不知矣、但見理尙淺、未能常用耳、雖不得與真知等、照然寧無人照之分邪、若暫知未是見理、豈得云理暫爲用、又不知曰何稱知、荅曰不知而稱知者、正曰假知得名耳、假者爲名、非暫知如何不恆其用、豈常之謂、既非常用、所曰交賒相傾、故諫人則言政理、悅己則犯所知、若曰諫時爲照、豈有悅時之犯、故知言理者浮談、犯知者沈惑、推此而判、自聖已下、無淺深之照、然中人之性、有崇替之心矣、論曰、教爲用者、心日伏、伏累彌久、至於滅累、問曰、教爲用而累伏、爲云何伏邪、若都未見理、專心闇信、當其專心、惟信而已、謂此爲累伏者、此是慮不能竝、爲此則彼廢耳、非爲理累相權、能使累伏也、凡厥心數、孰不皆然、如此之伏、根本未異、一倚一伏、循環無已、雖復彌久、累何由滅、荅曰、累伏者、屬此則廢彼、實如來告、凡厥心

數孰不皆然亦如來旨更恨不就學人設言而已恆物爲護耳譬
如藥驗者疾易痊理妙者吝可洗洗吝豈復循環疾痊安能起滅
則事不侔居然已辨但無漏之功故資世俗之善善心雖在五品
之數能出三界之外矣平叔所謂冬日之陰輔嗣亦云遠不必擔
聊借此語已況入無果無阻隔

已上並廣弘明集十八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宋文卷三十一終